



在台灣原住民族口述神話傳統視域下 閱讀創世記二 4b ~ 三 24

Walis Ukan (張秋雄)

Ph.D. University of Kwazulu-Natal,
South Africa

本院舊約學副教授

Abstract

Speaking of the origin of the world or of humanity, each of the nations and peoples tend to employ the mythological languages, which also occurred to the Israelite people and *Taiwan-yuan-chu-ming* (hereafter, TYCM). Attested from the copious and diversified oral traditions and experiences, it is arguable that each tribes of the TYCM has its own materials and resources to talk of the origin of the world and of humanity. Reading ancient Israelite stories and experiences manifested in the Hebrew Bible by means of the tribal experiences of the TYCM, especially the oral traditions that have been preserved and inherited by the tribal elders, can mutually reconstruct, dialogue, appreciate, remember and reconnect the lived stories and experiences of the Israelite and of the TYCM that bestowed by God.

The interpretative imaginative power and capacities engendered in discourse of the myth resources and stories presented in the Bible and in TYCM's tribes can contribute to an understanding to the life guidance and faith orientation. Also, This reading practice can create an opportunity for reviving TYCM's abundant tribal mother-tongues, songs, gathering



place, festivals, and orally-inherited myth stories. Finally, these invaluable resources are the testimonies to TYCM's faith, the brilliance of God's creation and the beauty in the eyes of God.

關鍵字：台灣原住民，口述傳統，原住民母語，母語聖經，神話故事，上主的創造，原住民





序言

小時候在部落裡的種種，記憶最深刻，也最讓我到現在還會一直懷念的，莫過於小時候，我們好幾位小時候的玩伴，常常一起一窩蜂地去找部落耆老，吵著要她（或他）說故事的情景。我們圍在部落耆老的身旁，前面有著爐火，又加上用三個石頭，或用三個鐵柱所立的爐灶上，融入了烤著香氣十足的地瓜所散發的氣味，這香氣十足的地瓜，常常是耆老對我們孩子們，在聽完故事之後的一個犒賞。小時候最常被提到的故事，我自己大致所聽到的是：

Cbiyaw balay, mniq dwiyag hiya, kiya ka Pusuqhuni. Niqan kingal jiyax, pnyiah karac baraw, asi sa “Bong!”, mcryu piyah cka Pusuqhuni hiya ka kingal utux snaw mi kingal utux qridil, kiya ka pusu balay rudan pnyahan ita Sediq.¹

很久以前，在山中，就是 Pusuqhuni。有一天，來自天上，突然「碰！」從 Pusuqhuni 中出現了一位男神與女神，這就是賽德克族的祖先。

當我們聽到這個故事的時候，我們不難發現，任何一個世界的每一個民族，在討論到有關於世界的來源，人類的起源，每一個民族都必須要使用神話式的語言，² 這不僅古代的以色列人，就是在台灣的原住民各族，也都是一樣的，至少從台灣原住民的部落裡口述傳統的經驗，可以這樣主張的。從千百年來，我們只要進入到部落裡面，去謙虛地探問部落耆老們說：我們布農族是哪時候來的？我們排灣族是哪

¹ 通常小時候在部落裡聽耆老們說同樣的傳說故事時，有時候內容會因為耆老們當時的心情，或是所聽的傳承不同，內容也會有所不同，甚至會增刪，有時候耆老也會跳舞，或用吟詩詠唱的方式來傳講故事。雖然，有時候會增刪，譬如，有的會增加：兩人後來遷徙，發展成部落，成為賽德克族的來源等等，或是但基本的內容不會離開這所陳述的。

² 例如：George Smith, *The Chaldean Account of Genesis: Containing the Description of the Creation, the Deluge, the Tower of Babel, the Destruction of Sodom, the Time of the Patriarchs, and Nimrod, Babylonian Fables, and Legends of the Gods, from the Cuneiform Inscriptions* (London: Scribners, 1880). Alisa LaGamma, *Genesis: Ideas of Origin in African Sculpture* (New Heaven/New York: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Jeffrey Goodman, *American Genesis: Te American Indian and the Origins of Modern Man* (New York: Summit Book, 1981).



時候出現在這個台灣的？那我們阿美族又是怎麼樣出現在這個土地上面的？我們如果去聽部落裡面的耆老，他們一定會告訴我們神話式的故事，他們會使用神話式的語言，來對我們講解：我們是怎樣出現在這個地上的？這種透過神話式的語言，來表達各民族如何認識他們所處的世界，正是我們台灣原住民，至今最讓人感受深刻的部落經驗，一直延續至今。從台灣原住民族的傳統部落經驗角度來說，從創一的創造故事到創十一的巴別塔故事，皆是一種相似於部落神話的神話素材，每一個所陳列的故事都與天地和萬物有關係，並表達了古以色列人的信仰內容。宋泉盛這樣說：

神話是我們先祖的「科學」語言，我們不要看不起它，以為神話是無稽之談。... 我們不要以為神話是無中生有、憑空捏造、沒有根據的荒唐話，神話是故事，而像許多故事，神話裡隱藏著許多訊息和信息，如我們講的話，故事裡隱藏著一些玄機一樣。³

我很喜歡李亦園所說的：

神話其實並不是神仙的故事，而是人類的自己的故事。人類各個民族在神話中所表達的真正主題，並不在於神仙世界的秩序與感情，而是人類自身的處境，以及他們對自然世界，以至於宇宙存在的看法。同時，或許更少人能夠理解，如果解讀得法，神話非但可以不再是某種已死去的文化殘留，它同時亦可以穿越時空，成為我們現代生活精神文化的導引。⁴

這種嚴肅地面對各民族的神話素材，並帶著欣賞且探知其間的訊息和信息，正是部落經驗詮釋法的詮釋精神，不僅可以將原住民族在部落裡的經驗，也可以將古以色列人在聖經經文裡的敘述，可以透過神話素材，將當時原住民族和古以色列人，所處的環境與經歷連結起來。就如 Gunkel 就將創二～三看為「褪色的神話」

³ 宋泉盛，《神創造天地的時候...》（台北：永望，2011），1-2。

⁴ 李亦園，〈時空變遷中的神話〉，Joseph Campbell，《神話的智慧：時空變遷中的神話》（Transformations of Myth through Time）（台北：立緒文化，1996），5。





(faded myth)，來表達所呈現的神話素材特色。⁵ Campbell 說到：「我們會聽到有人說某某神話是「創世神話」，表示神話是用來解釋這個世界如何創造的。或者，我們也會聽到「解釋性神話」，表示神話是用來解釋各種現象的。可是這都不是神話真正要說的。神話不一定要和科學的解釋與起因的發現有關，神話只是將人與環境關聯起來。」⁶ 因此，神話素材固然會有某種的解釋和說明，但是要連結人與環境的歷史交會經驗，卻是神話裡想表達的。如此，在神話故事的字裡行間，不論是在閱讀或欣賞台灣原住民族的部落神話故事或傳承的口述傳統等等，我們也要學習如 Campbell 所說的：「神話的素材就是我們的生活，我們的身體與周遭的環境，而是一個有生命力的神話體系，就是能夠將這些素材融入當時的知識範圍中」，⁷ 正如原住民學者浦忠成所表達的：

原住民族的神話傳說跟土地的關係極其密切。跟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樣，原住民族在這塊土地上，創造絕無僅有、相傳久遠、內容風格獨特的神話傳說體系，這些龐雜的故事，為高山、谷地、平原、海洋、島嶼、海濱、森林、草原、溪流逐一命名，以洪荒的思維予以解釋，再透過萬物有靈的視角，歸納天地間靈動奇幻的現象，從而各類神靈、精靈、妖怪現形，職司萬物的興滅吉凶，也讓各類祭儀、規範與生活的節奏就位。由此以觀，神話傳說正是先民意圖安頓生命的產物，與其他任何一個民族的神話傳說同樣具有深刻的意義與珍貴價值。⁸

所以，原住民的口傳神話故事，不是在表達虛構無意義的「神話」，而是各民族對所在之大環境裡萬物生命之所以各司其職，各有其神聖之位的最原初的認識與想法。就像卑南族學者孫大川所說：「神話傳說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與作用。它聖

⁵ Gordon J. Wenham, *Genesis 1-15, Word Biblical Commentary* (Waco: Word Books, 1987), 54. 請參考 J. W. Rogerson, *Myth in Old Testament Interpretation* (Berlin/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1974), 63-64.

⁶ Joseph Campbell, 《神話的智慧：時空變遷中的神話》(Transformations of Myth through Time) (台北：立緒文化，1996)，154。

⁷ Joseph Campbell, 《神話的智慧：時空變遷中的神話》，2。

⁸ Pasuya Poiconu (浦忠成)，〈台灣原住民族神話傳說凸顯的功能與特色〉，《原住民族文獻》28 (2016)：19, 12-20.



化了人的生命乃至宇宙萬物所有的存在，它發揮了比文字更具活力的口說傳統。使我們對臺灣原住民神話傳說的閱讀，永遠不受概念的擱淺，反而是一次又一次的生命投入與參與。」⁹

然而，在我們談到台灣原住民族口傳神話傳說的時候，我們不可以忘記浦忠成所提醒的：

過去極長的時間，原住民族遭受深度殖民，統治者的同化政策與外來宗教的進入部落，讓族人對於這些神話傳說的意義與價值感到混淆，無所適從，甚至連同祭儀，曾極力予以拋棄，族人紛紛走入教堂，導致祭儀冷清、會所廢置，故事與祭歌幾近斷絕。¹⁰

從台灣原住民族部落傳統的角度再次來深思時，我們不得不深切的體悟：當我們原住民族部落裡失去了千年流傳下來的母語、傳統歌謠、部落會所、傳統部落祭典、以及豐富的口傳神話故事的傳述時，從上主創造的信仰裡，這個民族其實早已經流失了上主創造每一個民族，要來呈現上主所創造大地之美，萬物萬民上主看為至好的美意。因為，上主在創造大地生命個體與人類各民族的之後，上主說到了：「וַיֵּרָא אֱלֹהִים כִּי-טוֹב」（神看著一切所造的都甚好）。上主看到每一個民族文化之特殊無法取代性，更彰顯了上主創造的智慧與榮耀。

因此，本篇是原住民舊約神學書籍系列，當中的其中一篇文章的論述與分享，期待就是透過這種我們台灣原住民族的部落經驗，來嘗試去閱讀聖經裡所出現，古代以色列人（希伯來人）的種種故事和敘述的主題。讓這些每個民族所經驗的故事，都可以在上主所創造的唯一的土地上，來宣講每一個民族所經歷的經驗和故事。努力產生解釋和詮釋神話素材的能量，在聖經經文裡，以及原住民的傳統部落素材裡，使它們可以在現今可以成為一種人類生活與特別是信仰生命的指引。

⁹ Paclabang Danapan (孫大川)，〈神語之美 概談台灣原住民神話〉，《原住民族文獻》28 (2016)：11, 4-11.

¹⁰ Pasuya Poiconu (浦忠成)，〈台灣原住民族神話傳說凸顯的功能與特色〉，19。





一、在一日 (בְּיוֹם) 一創造的奧秘

若我們按照一般舊約學者對於創世記的兩個創造故事的想法來談時，¹¹ 我們或許會很清楚地知道，在第二個創造故事裡，並沒有交代，上主是怎樣創造天地的，也沒有交代上主創造了天地裡的哪些東西。僅僅使用了一句話：

בְּיוֹם עֲשׂוֹת יְהוָה אֱלֹהִים אֶרֶץ וְשָׁמַיִם:

在一日，主上帝作了地（單數）和諸天（複數）

「在一日」（בְּיוֹם）這也可以翻譯成為「在一段時間裡...」（time）在翻譯上當然我們也可以翻譯成「在一日（或在一段時間裡）」，主上帝作了地（單數）和諸天（複數）」，從編輯的角度來思考時，若譯成「在一段時間裡...」，就會很明顯從創一閱讀到這一節之後的結果，就會提醒我們，翻譯成「在一段時間裡...」，就會很自然連結了，上主在創一的創造時間，這不是一天而已。創一 1 的敘述是：

בְּרֵאשִׁית בָּרָא אֱלֹהִים אֶת הַשָּׁמַיִם וְאֶת הָאָרֶץ

在起初，上帝創造了（這）諸天和（這）地

若我們按照舊約學者所主張，可將這一節當成是創造故事的一個標題的時候，很顯然，我們都會注意到「在起初」（בְּרֵאשִׁית）和「在一日」（בְּיוֹם）的時間的片語，讓創造故事的論述焦點或主題表達明顯的不同。在創二 4a ~ 三 24 沒有述說天地被創造的細節過程，而是將焦點放在「地上還沒有田野的草木，田間的菜蔬還沒有長出來，因為耶和華上帝還沒有降雨在地上，也沒有人耕種土地（אֶרֶץ）」。但是，有

¹¹ 例如：Brevard S. Childs,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 as Scripture*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79), 145. John Barton and John Muddiman eds., *The Pentateuch, The Oxford Bible Commenta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59-60. John H. Walton, *The Lost World of Adam and Eve: Genesis 2-3 and the Human Origins Debate* (Downers Grove: IVP Academic, 2015), 68-69.



霧氣從地上騰，滋潤整個土地的表面。」（創二 5-6）在編輯第二個創世故事創一時，很顯然是想讓讀者不再重述創一裡，上主創造天地的內容與細節，可以讓讀者直接接受創一上主在六天裡創造天地的由來與內容，並肯定當時已經存留在以色列人社群中的「安息日」聖日的聚會日。

然而，從原住民的部落經驗出發時，「在一日」或「在一段時間裡」（בְּיוֹם），主上帝作了一個大地（單數）和諸天（複數），這是一個神話的話語，也清楚地表達了，這是古民族對於天地之由來，存著奧妙與無法讓人透徹的一個信仰。因此，藉著「在一日」（בְּיוֹם）來表達了：天地的由來皆來自耶和華上帝的創造，其細節是無法得知的，實屬奧秘的，很明顯地要表達：當人活在地球上時，大地和諸天已經都存在的了這種的傳統想法。就如卑南族的部落口述傳統裡所說的：

太古時代在 Panapanayan 的地方，有一個名叫 Numrao 的女神出現，其右手持石，左手持竹，她將手中之石擲出，石破出生一人，此人日後是瑪蘭社的祖先。又將竹子豎立在地上，上節生出一女 Pskoshiselu，下節生出一男 Pakomarai，兩人即是卑南族的祖先。¹²

天神將人創造出來時，天地與其中所充滿的，都早已經成形和出現了。人類被創造是來自神，人類會出現在大地上，也來自神的意思。至於當人被造前的天地時如何來的，我們卻是無法得知的，這種的了解，不僅僅是存在於創二～三，古以色列人的信仰裡，同時也在台灣原住民部落的族人傳統信仰裡。例如：

根據卑南族部落的這個口述傳統，人類的起源是由造物主（神）所創造。這可由祭司和巫士（婆）的經句和詩歌得知。至高之神（Demaway-Hemasi），亦可稱為 pakaTaw-pavensen（造人者），na uLa i kaylangan i pakuwamau-na paku-waziu（宰制者）。從這些族語詞彙可以瞭解，卑南族的先祖們不否認，在冥冥中有位至高無上的神明，也就是「造物神」。至

¹² 原出自佐山融吉，《蕃族調查報告書：卑南族卑南社》，黃文新譯，（1913），引自達西烏拉彎·畢馬，《卑南族神話與傳說》（台中，晨星，2003），50。



於造物神，如何創造萬物，並無口述承傳，只知道族人對祂極為敬重。¹³

在卑南族部落裡可連結超自然界的祭司和巫士（婆）所流傳下來的神聖祭儀的語彙裡，來讓族人知道，造物（與人）神的存在，至於天地的被創造過程，卻仍然是個奧秘。這種對於天地的被創造皆屬奧秘，無法讓人得知，這在創二～三也是要表達的一個主題。這個人類無法得知的創造天地的奧秘，卻在後期加入了創一的創造故事之後，才清楚地說道。從這種原住民部落經驗的角度，很自然，我們會說，創二～三是以色列人的原初的創世口述傳統所編輯而成的，這和臺灣原住民族的部落口述傳統一樣，也在想探知我們所居住的天地是如何來的問題，其共同的答案是：造物神在造人以前，天與地都已經被造完成了，至於如何來的，原屬奧秘。因此，在上主創造人之前，天與地都已經造成了，或說成：人被放置在地上時，天與地當中所有的一切，都已經造成了。

二、也沒有人耕地 (וְאָדָם אֵין לְעֹבֵד אֶת־הָאֲדָמָה)

—人類（各民族）始祖的起源

若我們從臺灣原住民部落裡的口述傳統的角度來看，創二～三是在解答族人們想知道的問題：我們的民族是怎樣出現在大地上的？這個問題不僅僅是古以色列人會問，臺灣原住民族也承傳著回答這個問題的部落口述傳統。當古以色列人說到：「耶和華上帝用地上的塵土造人，將生命之氣吹進他的鼻孔，這人就成為了有靈的活人。」（創二 7）¹⁴ 古以色列人至少說明幾個對於自己民族在原初是如何被創的信仰：人是上主所創造的，創造神用地上的塵土形塑了人，人從造物神的生命之氣，從無生命的泥人成為有靈的活人。古以色列人很清楚地說道：人的被創造是來自上主（神）。在賽德克部落裡，從小最常聽到部落耆老會說：

¹³ 曾建次編譯，《祖靈的腳步：卑南族石生支系口傳資料》（台北：晨星，1998），19-20。

¹⁴ 聖經經文中文譯本，在本篇一律使用「和合本修訂版本」，希伯來文取自 BHS (Biblia Hebraica Stuttgartensia)。



Laqi Sediq! Iya balay chungi, pniyah ta karac baraw ka ita。

(賽德克族的孩子們！絕不可以忘記，我們是來自天上的。)

或是會說：

Laqi Sediq! Knudus Sediq u so sklwiyun, ini ta balay klai lmnlung, wana

Utux Tmninun ka mkla, yasa Utux Tmninun ka tmninun ita.

(賽德克族的孩子們！我們人類的生命是一種奧秘，我們實在無法了解，唯有 Utux Tmninun (編織之神) 知道，因為 Utux Tmninun 編織了我們。)¹⁵

當我們回憶過去，這種在部落裡所經驗的場景，我們不難理解，孩子們在聽這些故事以前，他們會最常問的問題是：「阿公！阿媽！我們賽德克族是怎麼來到世上來的？」或問：「阿公！阿媽！我們賽德克族是從哪裡來的？」等問題。這些問題，在小時候是最常會被提起的。創二～三是古以色列人所回答的，各民族也都有自己不同的回答承傳於口述的傳統裡。例如：鄒族的部落口述傳統故事裡有這樣的承傳：

古時候哈莫天神從天上降臨特富野社，種植人種。祂先播下種子從地裡長出來，就成為現在人類的祖先。所以，「人」叫做「滋木飛多久阿」，意思就是「從土裡長出來」。天神造人，就是最初的那一次，以後的人都是由泥土中長出來的人，互相交配而漸漸繁殖增強的。¹⁶

鄒族的這個部落口傳故事，說明了人類生命的起源是來自天神，是從土裡來的，人類的生命起源與土地連結的淵源是無法切割的。這好像古以色列人在創二～三裡所說，上主從塵土形塑了人，讓人的生命，在根源處就與土地淵源無法分開。如同詩篇九十篇的作者所說：「主啊，你世世代代作我們的居所。諸山未曾生出，地與

¹⁵ 通常聽到這種的描述，會在部落族人的喪事期間會聽到。

¹⁶ 原取自浦忠成，〈阿里山鄒族口傳故事：天神播種人種〉，引自達西烏拉灣·畢碼（田哲益），《鄒族神話與傳說》（台北：晨星，2003），33-34。



世界你未曾造成，從亙古到永遠，你是上帝。你使人歸於塵土，說：「世人哪，你們要歸回。」（詩九十 1-3）人類出自塵土，不僅是人類，就是野獸也都將歸於原初的起源—塵土，「因為世人遭遇的，走獸也遭遇，所遭遇的都一樣：這個怎樣死，那個也怎樣死，他們都有一樣的氣息。人不能強於走獸，全是虛空；都歸一處，都是出於塵土，也都歸於塵土。誰知道人的氣息是往上升，走獸的氣息是下入地呢？」

（傳三 19-21）「都是出於塵土」（הַכֹּל הָיָה מִן־הָעֶפֶר），這種人類與土地的親密關係，不僅在古以色列人的口述傳統出現，在鄒族的部落也如此承傳至今。

然而，台灣原住民不僅是土生人、竹生人、石生人，也還有樹生人，葫蘆生人，動物生人等等的口傳神話傳統，至今仍然流傳於部落耆老的口述記憶裡。例如：阿美族一則部落口述傳統裡，說到：

上古稱 Sabato Loku 男神和 Bauaihabu 女神，從天上用黃金造的梯子降至 Tabira 溪上游的 Taurayan 山上，後生二子，兄為 Gura，妹為 Nakau，成為後來阿美族的始祖。¹⁷

阿美族的始祖是由天上的男女神，所生的後代，而布農族的部落口述傳統裡，談到布農族始祖的傳說也說到：

古早，我們祖先的誕生，先有葫蘆從天降下，葫蘆碰到地面就破了。有男女兩個人從葫蘆跳出來，男女成為夫妻，生了很多孩子，有男有女，男女成為夫妻生孩子，人就多起來。¹⁸

從天而降的葫蘆生出了布農族的始祖，這種來自天上的描述同樣也可以在排灣族的口述神話傳統裡看出：

¹⁷ 警察本署著，《蕃族一斑》（1916），引自達西烏拉灣畢碼（田哲益），《阿美族神話與傳說》（台北：晨星，2003），32。

¹⁸ 陳千武譯述，《台灣原住民的神話傳說》（台北：台原，1995），5。引自達西烏拉灣畢碼（田哲益），《布農族神話與傳說》（台北：晨星，2003），28。



太古時代，太陽在「查卡包根」山頂，降下紅白二卵，命百步蛇「保龍」保護。不久孵出男女二神，男神名「普啊保龍」，女神叫「查爾姆姬兒」，這二神的後裔變成了排灣族之貴族的祖先。至於平民的祖先，就是名叫「麗萊」的青蛇所孵出的。¹⁹

雖然，排灣族談到的是太陽，然而，也和鄒族、阿美、和布農都是來自上天的信仰，這些口述神話傳統背後，人類始祖的起源，都無法脫離來自天上，來自屬神靈世界的介入，展示了天地與人類的被創造與從天上的造物主有關連，實屬神聖與奧秘，這是人類起源與各民族的神聖性與尊嚴，在傳統信仰裡一直要宣稱的內容。

三、從那人…成了一個女人 (לִקַּח מִן־הָאָדָם לְאִשָּׁה)

— 男人與女人

一個民族的產生，必然會從最小的單位：男人與女人開始，這在台灣原住民部落的口述傳統裡，一直都是很清楚地被傳述。同時反映在部落的場景裡，也是小時候我們在問耆老：有關我們是怎麼出現的？怎麼會有男人？怎麼會有女人時，常會提出的問題。如同創二～三也是在陳述古以色列人的始祖起源時，也特別地說起，上主「用那人...成了一個女人」。這段描述中，很清楚地告訴了我們，上主創造的「那人」(הָאָדָם)，雖然是屬於陽性名詞，可以將「那人」看為是男人。但是，更準確地講，應該是尚未使用「男人」(אִישׁ)和「女人」(אִשָּׁה)性別的稱呼並沒有性別的稱呼，「那人」是上主最先造的人，不適合於使用我們的性別稱呼，或用「雌雄同體」的雙性來稱呼，因為上主拿出了雌性特徵的「צִלְעַת」(肋骨)，「那人」等到女人出現，讚嘆女人之美後，「那人」才真正意識到自己性別「男人」的出現。

¹⁹ 高淵源，《台灣高山族》(台北：香草，1977)。引自達西烏拉灣·畢碼(田哲益)，《排灣族神話與傳說》(台北：晨星，2003)，31-32。



在達悟族部落口述傳統裡說道：

Ipisa am, acacilban na no tawo-do-langarahen a, anak na a mavakes am, tomeykawowo a marila nira. Ikarilaw na sira am, to ngosok do kawalan a mangay jira.

有那麼一回，天神在注視觀察伊拉岱社的村人時，天神的女兒看到這兩個兄弟如此困窘無依，流下同情的淚水。於是他們即順著長長的竹子，下凡到人間顯現在兄弟倆的眼前。²⁰

達悟族的始祖如何存在或被造生活在部落裡，在部落口述傳統裡，至今已經無法得知，只流傳了達悟族的始祖原是個男子，孤獨窮困地生活在部落裡，然而，因為天神的女兒所流下之同情的淚水，因而降下人間。然而，卻說出了如同以色列人的始祖亞當和夏娃的緣起一樣，表達了達悟族始祖的由來，以及達悟族也是來自天上的後代。這則傳說，就和賽德克族口述神話傳統類似：

南投縣與花蓮縣之間有一個山叫白石山，山中有一個半面為石質，半面為木質的大樹，後來因精化為神，有一天樹幹中走出男女二神，二神同食，生了很多的子孫，因而成為德克達雅人、土魯古人、以及道澤人的祖先。²¹

達悟族、賽德克族的兩位始祖，都是說明了，一個民族必須從一個男人與女人開始的基礎上，卻巧妙地避開了近親結婚的問題。然而，卑南族部落裡卻留下了 Palor 與 Tavatav 兩兄妹結婚之後，所生的問題：

最初的時候，生下了魚、蟹、蝦、鳥類，就是生不出人類。夫妻倆很傷心的向神（太陽和月亮）求問，結果神就這樣告訴他們：睡覺的時候，將挖

²⁰ 仙女下凡嫁給達悟族的男人，後來成為達悟族人現今的後裔。可參考 Syman Rapongan（夏曼藍波安），《八代灣的神話》（台中：晨星，1992），20-27。

²¹ 巴萬·韃拿哈（沈明仁），〈豐美的賽德克文化〉，（2006），31。取自 http://www.twcenter.org.tw/wp-content/uploads/2015/05/g02_06_02_02.pdf



了洞的獸皮隔在你們兩人之間而交合吧。他們照著辦後，卻生下了石頭。可是不久之後，這個石頭漸漸地變大，柔軟地膨脹起來，後來出現了口，眼睛也出現，之後，耳、鼻、手腳也出現了，最後變成真正的人類。

違反近親結婚的禁忌，必然生下怪胎（魚、蟹、蝦、鳥類），無法生出正常的人類。還好得到了神的教導，隔著獸皮來交合，才出現了正常的人。在泰雅族部落裡，也有一則近親結婚為禁忌的口述傳統：

很久很久以前，在還沒有人類的時候，山上有一顆巨大的石頭，突然裂開，從巨石中走出姊弟兩個人，為了要延續人類的生命，姊姊就建議要和弟弟結婚，以便繁衍後代，但是弟弟卻覺得姊姊弟弟是不可以結婚的，因而便拒絕了姊姊，姊姊就想了一個方法，他騙弟弟說隔天下午在山下會有一個女人在等你，他就是你未來的妻子！弟弟相信姊姊所說的話，隔天便高興的到山下去找那位女人，而姊姊便偷偷的將臉用炭灰塗黑，也趕往山下等待弟弟的到來，弟弟到了山下發現真的有一位女人在等他，眼看臉黑黑的不像是姊姊，便與她結婚，人類終於能夠傳承下來。²²

為了要延續族群（人類）的生命，姊弟兩人不得不突破近親結婚的大禁忌，姊姊用炭灰塗黑臉，讓弟弟在不知道是姊姊的情況下，姊弟結婚，讓人類才能生生不息繁衍下去。近親結婚的禁忌也出現在阿美族部落的洪水口述傳統裡：

從前有兄妹二人和他們家人住在 kalapanapanai，一天海水突然來了，把他們的妹妹沖走，他們為了追妹妹坐上了打穀用的方白，但仍沒追到，結果在 tsilanasan 地方登陸，從此定居。後來他們兄妹成為夫婦，所生的子女均為蛇和青蛙。天神看見了人間的煙火，便派其兒子 tatqkosan 下凡查看。Tatqkosan 告訴他們不可以再飼養蛇蛙，那些將來對人有害，天神告訴他們之所以生青蛙和蛇，是因為他們是兄妹的關係，只要以後行房時用羊皮隔

²² 王彥博，《泰雅族 -Atayal》，http://tmrc1.tp.edu.tw/html/rsr20081122170026mps/face_his.html



在中間，就可癱除兄妹通婚之禁忌。之後他們就生了二個女兒，長女是太巴壘人的祖先，次女是阿美人的祖先。

當然，這個問題還是沒有結束，因為，接下來的問題，還是會出現：孩子們仍然還是會產生近親結婚的問題？有關這個問題，台灣原住民族的口述神話傳統，和以色列人一樣，也都沒有說明。創世記以色列人的神話傳說也沒有交代清楚，例如：若以色列人的始祖是亞當與夏娃，所生下來的孩子們，又是跟誰結婚了呢？是近親結婚，或上主對於其他民族的創造仍然持續呢？

上主在聖經裡是用「**לֹא־טוֹב הָיְוֹת הָאָדָם לְבַדּוֹ אֶעֱשֶׂה־לּוֹ עֵזֶר כְּנֶגְדּוֹ**」（那人獨居不好，我要為他造一個配偶幫助他），上主使用了接近上主成為「幫助者」（**עֵזֶר**）的形象來描寫後來的「女人」（**אִשָּׁה**）被造，就將養育生命的重任—「將生產兒女」（**תְּלִדֵי בָנִים**），放在女人身上。因此，這無關於誰先誰後，也無關於男人尊，女人卑的陳述，而是一個家庭，一個民族的建立與發展與延續，都是需要從一個男人與一個女人的基本單位開始建構的。這種的主題，仍然還是在亞伯拉罕與撒萊的故事裡出現。

四、嚮往伊甸世界（**עֵדֶן**）

一 把那人安置在伊甸園

我們若站在創二~三裡的敘述，我們可以說：耶和華上帝在創造人類（男人與女人）可以生存在上主所創造的大地之前，上帝已經創造了創一的創造內容（太陽、月亮、星辰...），如同創二 1 所說：「天和地，以及萬象都完成了。」（**וְכָל־צִבְּאֹתַם וְיִכְלּוּ הַשָּׁמַיִם וְהָאָרֶץ**），因此，創二~三僅將焦點放在土地（**אָרֶץ**），在第五~七節就出現了六次相關於土地的描述。必須將適宜人類居住的土地和環境先作起來，意即：有田野的草木，以及田間的菜蔬，以及降雨在地上，之後才作了伊甸園，將最原初所造的男人與女人，放置在園中。



從台灣原住民族部落裡的口述神話傳統的角度來說，上主讓每一個民族都有一個安身立命的祖先（始祖）的土地，來生生不息養育和繁衍每一個民族的美意，就如，排灣族的口述神話：

相傳古昔屏東縣來義之南和村 Pairus 地方，有地名 Makarawrauzi 處，太陽每日至此產二卵，然卻被大蛇吞食，後有三女合力補大蛇而投之深淵。翌日，太陽所產之卵，乃安然孵化成男女各一，繁衍種族，此即今日來義鄉南和村排律斯社及瑪家鄉瑪家村 Makazayazaya 社頭目的祖先。²³

這口述傳統不僅僅說明了排灣族來義鄉族人的始祖起源，近一步透過這個口述傳統，讓族人知道他們所居住的是祖先的土地，是可以連結於始祖祖先血脈之神聖的土地。邵族口述傳統裡有一則「逐鹿傳說」（Qmaqutilh Lhqaribush a Anuan），一直到現在族人還在傳頌著：

在很早很早以前，相傳邵族祖先是居住在阿里山、嘉南平原一帶，在一次狩獵時無意發現了一隻罕見的白鹿，日以繼夜翻山越嶺不停追逐著白鹿，一直跑到一個長滿蓮花的大湖泊，白鹿突然跳進去，不見蹤影。（現在被稱為「Puzi」的地方）...於是第二天一早，長輩便對大家宣佈：「白鹿應該是要帶領我們來到這裡，你們看！那座美麗湖中小山（拉魯）、還有這片充滿獵物的湖泊，這裡真的是個很好的地方」最後，大家便決定遷居來這邊。²⁴

一個恍如神靈的白鹿，帶領了邵族的祖先從阿里山和嘉南平原一帶移居到現在日月潭的地方，說明了邵族與祖先土地的關係。賽德克族的口述傳統裡也常會聽到：Pusu Qhuni 為賽德克族共同認同的始祖起源創生地，就是中央山脈上的白石山上，

²³ 《台灣省通志》卷八，〈同胄志，固有文化篇〉，第二冊（南投：台灣省文獻會，1972）。引自達西烏拉灣·畢碼（田哲益），《排灣族神話與傳說》（台北：晨星，2003），36。

²⁴ 取自〈逐鹿傳說 (Qmaqutilh Lhqaribush a Qnuan)〉，《THAO.THOU 邵族紀錄誌》（2016.10.06）。
<https://thaothau.wordpress.com>



今被稱為牡丹岩。然而，賽德克族的三個語群的口述傳統都傳承了 Truwan 為原始聚居地。²⁵ 這些宣稱都不外乎要強調了祖先的土地，以及族群與土地的緊密關係。這些也都可以從大武山為排灣、魯凱、以及卑南族的共同的聖山，泰雅族的大霸尖山，布農族的玉山，鄒族的阿里山等等，這些都不是僅僅在宣稱了祖先的傳統土地，更說明了各民族的根源，無法與我們列祖所居住的土地作切割的事實。

但是，我們若從台灣原住民族的口述神話傳統角度來看，古以色列人提出了伊甸園，或西乃山（何烈山）的地點竟然都是在外地，非在以色列人的祖先鄉土上面。耶路撒冷的角色也僅僅是在以色列大衛王朝時期，將此地設為「大衛之城」（撒下五），以及後來所羅門王建立聖殿（王上七）之後，才漸漸地的有了神聖地位和角色。尤其伊甸園的位置，若我們從四條河當中，還存留的底格里斯和幼發拉底河的位置，又很顯然地又不是在祖先土地上面的河流，這難免會讓讀者認為伊甸園是在當時外來帝國當中，是一個帝國的王宮或「王室的象徵」（symbolizes royalty）（結二十八 11-14）²⁶ 或帝國王室的花園與情境。²⁷ 無論如何，若我們看拉七 26 和十 8 節時，伊甸園又具有象徵王室剝奪權力的力量象徵。²⁸ 還好，古以色列人的神話傳說裡，亞當和夏娃已經能夠分別善惡，被上主驅離了帝國的伊甸園，如同他們的後裔亞伯拉罕也被上主命令離開帝國已經安逸的處境，回到上主「所要指示你的地去」－祖先土地（創十二 1）。

因此，我們若從台灣原住民族的口述神話傳統角度，來古以色列人的伊甸園或是他們的聖山－西奈山（何烈山）時，我們可以發現，固然可以無憂地和上主同在於伊甸園裡，當中卻有著急迫地想要表達以色列人必須要離開帝國返回家鄉，重建鄉土的催促和命令在那裡。

²⁵ 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語言線上詞典》（2015）。https://m-dictionary.apc.gov.tw/sdq/Intro_1_2.htm

²⁶ 經文這裡將泰爾王身在王宮或王室中比喻為「伊甸」。請參考 Joseph Blenkinsopp, *Ezekiel: Interpretation, A Bible Commentary for Teaching and Preaching* (Louisville: John Knox Press, 1990), 124.

²⁷ 請參考 Walis Ukan (張秋雄), 〈帝國王室的花園: 在原住民族的部落傳統文化記憶裡閱讀伊甸園故事〉, 《玉神學報》21 (2014), 65-81。

²⁸ Mark G. Brett, *Genesis: Procre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2000), 35.



五、你吃 ... 必定死！ (אֲכַלְתֶּם מִזֶּה תָּמוּת) — 為什麼人會死？

從台灣原住民族的口述神話傳統角度在閱讀創二至三時，一定會注意到人類為什麼會死亡的問題。若是以色列人的孩童，問他們部落的耆老：「我們人類為什麼會死亡？」無論如何，創二至三已經在回覆了這個很嚴肅的問題。然而，我們身為台灣原住民族，回想著在小時候，我們小朋友又是怎樣得知我們部落耆老的說法呢？當賽德克族在部落族人蒙主歸天逝世的時候，小孩子會很容易問：「阿公！阿媽！我們人為什麼會死啊？」等等很自然的問題。我就會常常聽到部落耆老會說：

Cbiyaw, niqan kingal jiyax, pncriyu cka quti babuy mniq dxral ka kingal utux. Aw balay niqan ddaha risaw mniq ssiyaw niya. Kiya du rngawan na ka dhiya: “Brahaw su, snawi ku hiya ka quti nii hiyi mu nii hu?” Ini qmqita mi ini dayaw musa sminaw ka ddaha risaw nii. Kiya du msang balay ka utux nii mi kmbrinah nyahan na duwan ka hiya, hmiti rmuba rmngaw dhiya: “Yasa so namu kiya uka balay wnalu, mpiyah saya mphiqil namu ka yamu!” Kiya du wada mbrinah duwan ka utux nii.

很久以前，有一天，有一位神人從地上的豬糞中冒出來。正好有兩位年輕人在他（她？）的旁邊，因此，就對他們說：「我請求你們，洗一洗我身上的這些豬糞好嗎？」這兩位年輕人不理不睬，也沒有去幫忙洗。這神人很生氣，就想從原初來的地方回去，就留下咒詛給他們說：「就因為你們一點愛心都沒有，從現在開始，你們將會死亡！」因而這神人又退回去了。

從賽德克族的這一則口述傳統，得知了人類會死亡是來自於神人（或天神）的詛咒，主要在強調的是賽德克族部落傳統裡的律法：族人對於任何人在有需要協助的時候，不得拒絕，需要去協助與幫助的教導。這種傳統律法的教導，在小時候常常會被叮嚀：需要去幫助人，要互相地合作和幫忙，在有困難的族人身上，要義不容



辭的協助，賽德克族這個口述傳統，正說明了死亡如何來到人世間。阿美族部落口述傳說裡也說：

古時候的人全部會死，到年老時只脫一層皮，由返老還童，所以到處有人的皮。但小孩看到人皮就害怕，於是大人們就把人皮收起來，埋在土中。此後人即開始死亡。²⁹

從阿美族與賽德克族的口述傳統裡，都說明了死亡是如何進入到人類當中。但是，兩者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要嚴守禁忌，這種的教導內容在部落裡相當地廣泛，這些都必須要確實遵守的這種教導，這不僅僅在台灣原住民族的各部落裡，已經承傳了上千百年了，也同時在古以色列人當中。

死亡是所有民族不得不面對的一個問題，也是人類一致認同最讓人不得不嚴肅面對的生命挑戰，因而，死亡與傳統律法裡的禁忌，被連結在一起，讓族人長年在嚴守部落傳統律法上面，而避免災禍與死亡。例如，泰雅族的口述傳統說道：「古時候的人，都像樹木一樣，能夠永遠保持青春」。³⁰ 雖然沒有說到人類生命是長生不死，至少表達了壽命是久遠的。然而，卻因為死亡的來到使人類的生命變得很短暫。就像泰雅族的口述傳統裡所說的：

太古時代，人人生活嚴謹，遵守各種戒律過生活，所以壽命很長，後來，人們漸懶，開始違反戒律，神大怒，縮短了人的生命。³¹

因為違反了傳統律法，因而遭到死亡的威脅的這種口述傳統，都會存在於原住民族部落當中。例如：拉阿魯哇族的傳統禁忌裡，特別嚴格地說明了，所有參加聖貝祭（Miatungusu）的所有族人，必須要穿著整齊，服飾不可掉落，若服飾掉落在

²⁹ 杜而未，〈田浦阿美族婚喪與神話傳說〉，《考古人類學刊》，45（1989）。引自達西烏拉灣·畢碼（田哲益），《阿美族神話與傳說》（台北：晨星，2003），178。

³⁰ 佐山融吉，《蕃族調查報告書》，太么族後篇（台北：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1920）。引自達西烏拉灣·畢碼（田哲益），《泰雅族神話與傳說》（台北：晨星，2003），237。

³¹ 佐山融吉和大西吉壽，《生蕃傳說集》（台北：南天，1923）。引自達西烏拉灣·畢碼（田哲益），《泰雅族神話與傳說》，238。



地上時，會有生命的危險。³² 卡那卡那富族在舉行 Mikong（米貢祭）時，都會唱 Usu 歌，此歌正是描述一位孤女違反了女人不得去打獵的禁忌，而不幸被火燒死的故事。³³

從這種的角度來思考，古以色列人的口述神話傳說裡，始祖亞當與夏娃違反了上主的吩咐：「只是知善惡的樹所出的，你不可吃」。因為，這個「不可 ... 否則 ...」，或「要 ... 則 ...」的形式，就像台灣原住民族部落裡，常出現的傳統律法裡的形式。這個「不可 ... 否則 ...」的傳統律法形式，常是律法裡所強調的禁忌，當族人不遵守時，就會像創二至三裡所表達的，「因為你吃它的日子必定死！」裡，傳統律法是族人禍與福的教導，犯禁忌的果效 - 耶和華上帝把那人趕出去（אַתָּה אָרָם וַיִּגְרֶשׁ）。

六、知道 ... 赤身露體 (וַיֵּדְעוּ עִירְמוֹם הֵם) — 性慾的開啟

性的起源是另一個台灣原住民族在閱讀創二至三時，很容易被提出來的一個主題。創二至三裡有兩段的描述：創二裡提到男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結合，二人成為一體」（創二 24），並強調了原初「夫妻二人赤身露體，並不覺得羞恥」。但是，在創三裡二人的處境是放在已經犯了上主所吩咐的禁忌 - 吃了分別善惡樹的果子，並已經在人類的生命裡，注入了死亡的結局之外，也在傳統違反律法的形式 - 遭致上主的審判，咒詛讓男人與女人，蛇與女人，男人與土地彼此對立，取代彼此美好關係是受咒詛、彼此為仇、多受痛苦、終生勞苦。這種違反傳統律法的描述，正是

³² 原住民委員會，〈拉阿魯哇族〉。

<https://www.apc.gov.tw/portal/docList.html?CID=786B260E9D63A127&type=1EE2C9E1BA3440B2D0636733C6861689>

³³ 陳英杰、張意德、周如萍，〈台灣原住民聚落、祭儀與文化創意之研究：以卡那卡那富族米貢祭為例〉，《德琳通識教育暨跨領域學術研討會》（2016），111，95-120。





原住民族部落違反了傳統律法，會遭致厄運之常常教導的生命經驗與智慧。因此，我們可以說：因為違反了傳統禁忌，讓原本美好的關係，都注入了負面、彼此破壞、與傷害。

從二人成為一體，互為肢體，沒有羞恥的關係，進入了「知道」自己是赤身露體，羞恥地要隱藏自己的赤身露體。「知道」（יָדַע）不僅表達了關係的緊密，在原文也是「同房」或「性交」的意思。當我們從台灣原住民族口述神話傳統的氛圍閱讀到這裡時，我們會說：吃了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讓亞當與夏娃有了上主創造人類生命的能力，這必須要先從「知道」—性慾的「開啟」（פָּקַח）為始，打開了創造人類可以延續族群的生命。

這種知道夫妻如何同房才能生下後代的口述傳統，在部落的族人口述神話傳統裡一直被傳述延續到現今。例如，賽德克族口述神話傳統裡一直傳述著：

太古時，有一隻蒼蠅，不知從何處飛來，他所生下的蛋，孵出了一男一女。一男一女長大之後，彼此觀察，發現兩人都有類似的東西，如鼻子、耳朵，但在肚臍下方，卻有不同的東西，一個是凸的，一個是凹的。於是兩人相擁，將凸出之物伸進了凹處。至此，兩人始知，這正是「ottohu」恩賜之物，其後女子懷了孕，生下兒女。³⁴

這種夫妻後來才知道交合之道的口述部落傳統，也同樣在布農族裡被一直傳述著：

太古時，有兩個無骨的人，在地上爬行。有一次，眾多螞蟻，蚊子和蛀蟲聚集在兩人身邊，兩人害怕之餘站了起來，自此能步行。有一天，兩人看見兩隻小鳥飛來，然後重疊在一起，兩人始知兩性交合之道，而有了子孫。³⁵

³⁴ 佐山融吉著，《蕃族調查報告書：紗績族後篇》（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17）。取自引自達西烏拉灣·畢碼（田哲益），《泰雅族神話與傳說》，275。

³⁵ 佐山融吉著，《蕃族調查報告書：紗績族後篇》（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17）。取自引自達西烏拉灣·畢碼（田哲益），《泰雅族神話與傳說》，437。



因為，看到了小鳥交合的方式，讓人知道了交合之道，如此，才有了子孫。這種夫妻兩人後來才知道的口述傳統，也出現在阿美族的部落口述傳統裡：

古時，一男神降臨台灣本島東海，一個小島上，一女神降臨在其小溪對岸上。二神互生好感，遂同居。一日，…奇怪的事情發生了，男神擁有多出的東西，女神則擁有不足的東西，二神彼此注視，突有二鳥飛來搖搖尾，二神見之，始悟媾合之道。³⁶

「悟出」或「才知道」夫妻交合之道，這種的口述在原住民族部落的神話傳統是存在的。然而，以色列人在談到有關性時，都比較含蓄，不會明指。創二裡提到「夫妻二人赤身露體，並不覺得羞恥」，並且，強調男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結合，二人成為一體」（創二 24）。若我們連結前一節的內容：「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稱她為「女人」，因為她是從「男人」身上取出來的。」這種描述夫妻兩人一體，是不是這裡的「男人」和「女人」已經知道了二人一體呢？還是要到創三，這男人與女人吃了分別善惡樹的果子之後，他們才知道呢？從經文的陳述上比較不明顯，而且，在創四描繪亞當與夏娃同房的詞彙，還是使用了關係親密的詞彙「知道」（יָדַע），比較不是直接的描述方式來表達。

結論

有了以上的討論，我們從台灣原住民族的口述神話傳統角度，閱讀創二至三時，會很容易地就會讓部落裡的這些神話傳統，一一地在閱讀聖經古以色列的口述神話傳統的過程裡，會被再次地被回憶起，會被再次地在台灣原住民族的部落場景裡，持續地被口述的。好像基督教在一百年前，尚未來到我們部落的過去的情境，都可以聽到這些口述的部落神話傳統。

³⁶ 小川尚義，淺井惠倫著，《原語による臺灣高砂族傳說集》（台北：台北帝國大學語言學研究室，1935年）。



然而，我們書寫到這裡之後，我們就會呈現了台灣原住民族的後殖民處境：我們已經無法使用我們自己的母語來書寫，以及無法直接引用我們部落耆老的第一手母語材料，來建構我們以上的論述的困境。特別是，當基督教會取代了大部分部落裡的傳統宗教時，部落的族人漸漸地不再對自己部落的口述神話傳統產生興趣，甚至在普遍教會沒有空間可以來欣賞和傳承這些口述神話傳統。我們部落族人特別是年輕的一代，不僅在母語的流失，文化認同的薄弱，傳統律法和部落禁忌的缺乏，又對於這些原本在部落耆老口述傳承裡的這些文化資源，也都將漸漸地從新一代的族人中褪去。這種原住民族的後殖民處境，正是部落經驗聖經詮釋法（**Tribal Biblical Interpretation**）所要面對的困境，要如何透過聖經經文的閱讀，來重新讓部落耆老的口述傳統被回憶、重建、重述、再展現、再詮釋於目前新的部落處境裡。透過以上論述的嘗試，至少我們可以如此主張：從台灣原住民族的視野，特別是口述神話傳統角度的建構之後，可以成為我們台灣原住民族，一個閱讀聖經經文的一個很好的詮釋方法。

